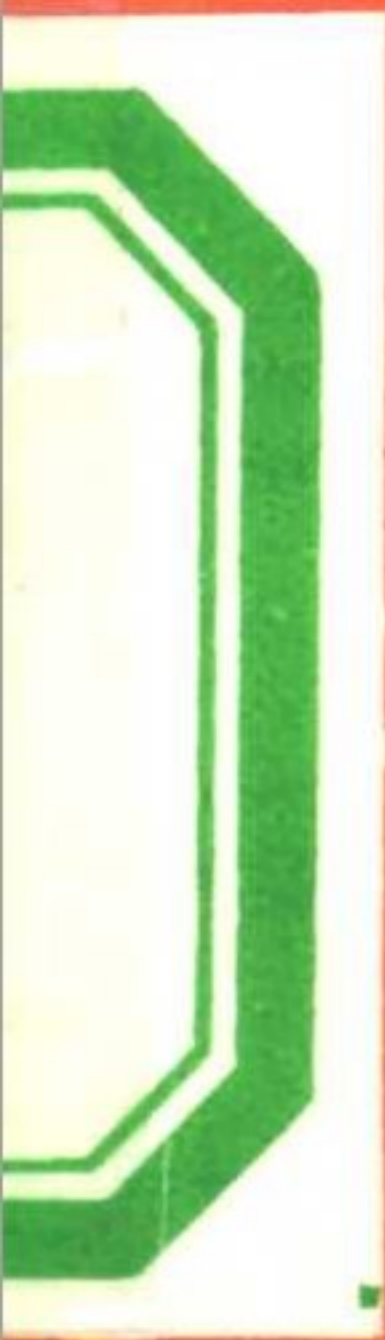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在苦难中搏斗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在苦难中搏斗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年·沈阳

以平

封面設計：安金生
插 图：魏連福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在苦难中搏斗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編輯小組編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frac{1}{2}$ ·3 $\frac{1}{2}$ 印張·1—61,000字·印數：1—73,000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0·623 定價(3)0.19元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 and 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 了解什么是旧社会, 什么是剝削和压迫, 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 憎恨旧社会, 从而更加热爱今天,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 一 輩 的 光 荣 的 革 命 傳 統,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 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 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伐木工人站起来.....	1
加热炉旁話苦甜.....	14
在苦难中搏斗.....	26
憤怒的火花.....	40
苦难的童年.....	51
辛酸的学徒生活.....	63
两代装卸工.....	72
碼頭工人的昔泪今歌.....	80
一个油工的今昔.....	90

伐木工人站起来

铁力林业局伊吉密林场主任 马永顺 口述

小 凤 整理

在旧社会，我们林业工人受尽了日本鬼子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多少人流血、流泪，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多少人悲惨地死去，喂了野兽。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马永顺的骨头渣儿早就没了，更谈不到当家做主了。

走投无路进森林

一九一四年，我生在河北省宝坻县沟头庄的一个贫农家里。爹给地主扛活，我跟着娘讨饭。我十四岁那年，娘给地主做饭，我到地主家织布房当杂工。就是这样，也还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九三二年春节后，爹和娘就领着我哭别了家乡，跑到河北省柳江煤矿。在柳江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活干，爹只好挑水卖，娘到街上缝补破烂，我有时卖零工，有时捡煤核，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后来，爹和我到煤

矿干活，一連干了三年，不但沒掙到錢，連件囫圇衣裳也沒混上，变成了“窑花子”。爹和娘觉着在柳江呆下去也沒好了，怕我把骨头扔下，就咬了咬牙，叫我逃出这个吃人的地方，另找出路。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一个人步行到了天津。到那以后，无处投奔，找职业又找不到，整天瞎跑。后来听说有招工的，我便找了上去，在那里碰上了家乡的高洪田等十七个人。我們一起随招工的把头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給日本鬼子开的“大东公司”往山上修铁路。去的那天，正赶上下着漫天盖地的大雪，我們身上穿着露肉的单衣，冻得哆哆乱颤。后来，我們冻得实在受不了啦，有的人就披上了洋灰紙袋子。紙哪能御寒呀！挨冻不說，再加上吃不飽飯，不到两个月工夫，我們一起去的十八个人，就折騰死十个。剩下我們八个人，一看再干下去也沒有好了，便偷着逃到小丰满去修水电站。那里的日本鬼子对工人更殘暴，劳动时，看誰干得慢点或直直身子喘口气，就是一頓暴打。我們实在忍受不了，干了不到两个月，又逃到吉林。

到了吉林，住在一家小店里。这时，我們的衣裳已經破烂不堪了，想掙几个錢添件衣裳，可又冻得出不去門。无奈，我們就把八个人的衣裳集中起来給四个人穿，輪班去給日本关东軍往火車上装羊草。可是掙来的錢，除了吃飯，連店錢都付不起，哪有剩錢买衣服。正当我們被逼得沒招的时候，黄泥河林区一个叫張永爽的把头来招工，他花言巧語地

說：“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掙錢又多，干活前先发給二十元錢。”我們听他一說，虽然不太相信，但总以为反正在这强，就跟他去了。

我們到了长白山黄泥河沟里北大秧。把头把我們領到工人住的地窖子里。里边黑洞洞的，又潮又湿，腥味、臭气熏人。工人都是渾身打渾身睡在草鋪上。好多工人由于受潮湿，全身生瘡长疥，流膿淌血。工人吃的是发霉的苞米粒子，还不管飽，有的人吃得都拉不下屎来。我們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凉了半截，知道是受騙了，要是干下去也不会有好結果，不如早点离开。我們就向把头張永爽提出要走，他两手叉腰，冷笑一声說：“来不来由你，让走不让走由我。哪个敢走，我打断他的腿！”我們无处分辯，这个地方又很偏僻，离交通要道很远，想跑也跑不了，只好忍气吞声地干下去。

險 遭 毒 手

旧社会的林区就象一座監獄。当时，我們那儿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謠：“到了长白山，两眼泪漣漣，活着剩把骨，死了扔山澗。”不管刮烟儿雪、下暴雨，天冷天热，我們都被赶到山上去干活。日本鬼子和把头对工人非常凶狠，張口就罵，伸手就打，逼得大伙心里怒火往上冒，人人都恨透了这些鬼子、汉奸，恨不得一口把他們吃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把头叫我們去修建夏天流送木材用的

水閘。當時，河雖然還沒有開化，但冰面上有水，在冰上干活，鞋和褲子總是濕漉漉的，一連二十天，身上沒有干的時。最坑人的是下水綁“三鷄子”（立木樁），水里扎骨的涼，腿腳一會兒就凍木了，上了岸，冷風一吹，身上都掛了“蜡”，凍得硬邦邦的。好多工人冰得大腿抽筋，腿肚子起筋疙瘩。有一天，我和幾個工人凍得全身麻木，實在挺不住了，從水里爬出來，沒料到一個日本鬼子一扒鉤子把我打到水里。我心里氣得鼓鼓的，真想和他拚了，可是全身已經一點勁兒也沒了。大伙憋着滿肚子怒氣，把我架到岸上，剛攏着火想給我烤一烤，那個日本鬼子氣勢汹汹地用棍子把火扑灭。恨得我牙根兒疼！

原說修完水閘給開支，哪會想把頭到時候又變卦了，說流送完木材再給錢。我們只好等着流送木材。河開化不久，就開始“趕羊”（流送木材）了。“趕羊”遭的罪真是一言難盡啊！不管白天黑夜，陰天下雨，也不管有多大危險，鬼子和把頭硬逼着我們順河跟着木頭跑。有的工人到河里挑垛（把在水里聚成堆的木材垛挑開），被木頭砸到水里淹死。鬼子、把頭是不管你死活的，有口氣就得干活。

“趕羊”趕到黑石屯，由於連雨天河里漲水，把那里的水閘沖壞了，大部分木頭順水跑了。日本鬼子硬逼着我們去截木頭。上哪截去呀？木頭出了閘象放箭似地跑了，怎么能截回來呢？我們不干！把頭張永爽威脅說：“日本掌櫃說了，不把木頭截回來，不給開支！”我們心里明鏡似的，知

道这又是耍花招，宁可不要钱也不去截木头。

张永爽没办法，就叫我们去修冲坏的水闸。谁知道日本鬼子怀恨在心，想法找斜碴陷害我们。有一天，我刚把铁绳拉上岸，一使劲，铁绳碰到一个日本鬼子的手上，把他的白手套给弄脏了，这小子走过来就恶狠狠地打我，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啥也没说，照我脸上又打了几巴掌。我气得身上直哆嗦，心想，你这日本鬼子也太欺侮我们中国工人了，今天，非得给你个厉害看看，我扭住他就撕扒起来。我们俩滚在了一起，一下子滚到了河里。我按着他的脑袋，灌得他直“哽儿嚏”。在岸上的工人高兴地拍手叫好：“老马，叫他喝顿汤，管他个饱，叫他尝尝咱们工人的厉害！”有些老工人怕把事情闹大，才劝我把他放了。

不大工夫，日本大把头佐藤领着两个特务来了，把我带



到佐藤大柜。佐藤恶狠狠地誣賴我：“你的，日本人的打了？”我說：“日本人打我……”沒等我說完，他啪就給了我一個嘴巴。接着，連罵帶打起來，把我打得耳朵嗡嗡响。我气得扯住他的衣裳，他拿起電話耳机子要打電話，我一脚把電話机踢翻，抱起電話机要砸他。這時又竄上來一個鬼子，拿扒鉤子向我打來。我一看不好，一閃身就竄到門前的柁子垛上，操起柁子和鬼子打開了。佐藤正要掏槍，外面傳來一陣喊聲：“不許打老馬！不許打老馬！”幾十個工人拿着壓角子、刨鉤闖進院子，把我裹在人群中。日本鬼子一看我們人多勢眾，也就沒敢怎樣。回到工棚，工人告訴我：“老馬，快走！不然抓到宪兵隊就完了。”我連夜逃出了這個鬼地方。

殘 酷 壓 榨

在舊社會，我們林業工人到哪都是受壓迫、受剝削。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跑到了鐵力朗鄉南溝林區。真是從屎窩里挪到屎窩里。這裡的活重不說，鬼子、把頭更刻薄。這裡的把頭是日本人，叫鈴木，對工人的剝削非常殘酷，而且下面的小把頭還層層扒皮。鈴木在上邊包的活是采一米木材給一元工錢，可是他扣下一半，只給小把頭五角。小把頭又扣下三角。小把頭下邊還有帶工的“二頭”，他白吃白喝不干活，一個人却掙兩個人的錢；一個工棚子還有一個管賬先生，也是白吃白喝。經過大小把頭這一克扣，工人連兩角錢

都分不到。逢年过节，工人多少得到几个钱时，这帮吸血鬼还采取种种办法在工人身上揩油。他们借“储蓄报国”、“献纳”等名堂，搜刮工人的血汗。至于放赌“抽红”、借钱不还更是常事。

这样残酷的剥削，鬼子、把头还觉得不过瘾，有时干脆把全部工钱拐跑。我在这里拚死拚活地干了一年，指望发几个钱做件衣服，谁知到开支时，大把头铃木把钱拐跑了。这是我们七十多个工人干了一年的血汗钱，都叫他一个人独吞了。大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那个世道，哪儿有咱工人说理的地方！我们不但白干了一年没得到工钱，后来就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我们被逼得没有办法，在十一月间集体离开了朗乡。

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一连跑了二三年，也没找到一个站脚的地方。从黄松甸子到蛟河，从蛟河到山河屯，从山河屯到图们，回过头来又跑到江北大同沟、沙房子、泡子沿，……几乎跑遍了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跑来跑去，到哪都是受剥削受压迫，身上穿的仍然象个要饭花子。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又跑到黑龙江省浩良河林区。这里的把头更毒辣，讲剥削工人没有他不使的招儿。大把头姓李，一只眼，外号叫“独眼龙”。下面有个二头，叫刘利福，自称“大力神”。大把头利用他专门坑害工人。新工人来了，刘利福就叫抬大木头，抬不动就不要，若是干半截顶不住了，就算“帮洋工”。那份“帮洋工”的钱，把头就揣到自己的腰包。不这样，你

就找不到职业。逼的沒招，工人就得先花錢买通他，或請客送礼。好多工人不知道这个“規矩”，上工几天就給压坏了。有的工人被压得吐血，有的掉了膀子，有的掉到跳板底下摔死。我上工的头一天，“独眼龙”想叫“大力神”把我压垮，好白得“帮洋工”錢。上午“大力神”叫我和他搭肩抬一千多斤重的木头，下午临收工时，他又特意选了一棵两千多斤重的造船材。平时抬这么大的木头得八个人，这次四个人抬，“大力神”和我两个人抬大头。他以为这下子可以把我压垮了。其实，工人兄弟早把他的底細告訴我了，头晌干活时我就留着劲儿，等到抬大木头我才拿出勁来。結果不但沒把我压坏，反倒把“大力神”压坏了，这小子从跳板上跌下去蹿了个半死。从这以后，“独眼龙”就再也不敢輕易叫“大力神”这么坑害新来的工人了。

在死亡綫上

一九四三年，我随把头韓玉昌到了南岔林区。这时，日本鬼子和把头对工人的統治越来越殘酷，工人的生活越来越悲惨。我在南岔林区一連干了两年，鬼子和把头不但不給开支，还不让下山。大家穿的“更生布”和麻袋片做的衣裳，都破烂不堪了，許多人赤身露肉。夏天还好过，一到冬天，时常有被冻死的。吃的也越来越坏，橡子面和雪高粱面不光吃不飽，有时还常常断頓；夏天吃野菜，冬天吃树皮。工人餓得皮包骨，干活一点力气都沒有。鬼子和把头却不顧工人

的死活，硬逼着我們干活。

那时根本也没有什么安全设备，每天都有工人被砸死砸伤。一天，我在归楞（把木头抬到指定的地方堆起来）时，腿被木头挤撞了个一尺来长的大口子，血象放“箭”似地往外流，疼得我昏过去了，等工人把我抬回工棚子后，才慢慢缓过来。我在地窖子里折腾得死去活来，可是鬼子、把头不仅不管，还臭骂死了活该！工人兄弟們看我折腾得实在不行了，就凑了几个钱把我送到铁力伪协和医院。可是那医院不是给咱工人开的，他们连看也不看，就说不收。送我的工人再三哀求，才算把我收下。收下也不好好给治，把伤口给缝上就算了事，二十多天只给换了三次药，后来伤口化了脓，臭味熏人。医院就要把我的腿截掉。我一想，没有腿就不能干活了，那不就得等着饿死吗！我不同意，医院就不管了，把我送到重病人房里。最后，我的伤口还没好，医院就把我撵了出来。我在铁力南门外一家小店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将就着去上工。从那以后，就落了个疔瘡腿，每年三四月间就犯病。

抬木头归楞，全仗动力气，吃不饱，活又累，我实在干不了啦，一九四四年我又去伐木头。伐木头这活非常危险，一时不注意就得把命搭上。那时，日本鬼子和把头为了掠夺和剥削我们，根本就不管工人的死活。头一天伐树，我干拉锯也拽不动，除了跑锯就是拉歪了，成了马蹄子式，干着急就是拉不下来。第二天一棵树刚锯了一半，树就打半子啦，一

下子就把我砸倒在树底下，我立时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才苏醒过来。那时，山上经常有被“回头棒”（砍起来的树干）、“吊死鬼”（树上的断干枝）打死的。有一次，我刚把树锯断，就被“回头棒”打破脑袋，鲜血顺脸往下流。工人兄弟给我用腿捆绑上架回去。养了几天，伤还没有好，把头就逼我干活，嘴里还臭骂：“熊蛋包，废物！”还指着我的鼻子说：“要象你这样，连铺底钱（干活前给的钱）也挣不来！”

鬼子、把头心狠手毒，工人被砸死，不用说给安葬费，连棺材也不给买，囫圇个给扔了。有一次，伐木时，砸死七个人。鬼子、把头不但没有什么表示，而且把尸体给扔到山坡上。第二天，尸体被熊瞎子啃得只剩下一些骨头架子。我们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真是又难过又愤恨。难过的是工人兄弟死得太惨，活着遭罪，死了喂了黑瞎子；恨的是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鬼子把头，竟残忍到这种地步。我们联想到自己将来的命运，每个人心里的怒火简直要冒出来！我们不甘忍受这非人的虐待，都想同他们拚了。第二天，工人全不下场干活了。工人一罢工，鬼子、工头就用迷信来骗我们，说是“山神爷”见了怪，该河里死井里就死不了。可我们心里明白，什么“山神爷”见了怪，是他们不关心工人生命安全的结果。我们不听他那一套，坚持同他们作斗争。有一次，我们故意放一个“罗圈挂”（几个树放倒在一起），等鬼子、把头上山时，趁机把树拉倒，几乎把这些家伙砸死。

換 了 人 間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汉奸、把头也夹着尾巴溜掉了，我們也都下了山。党接管林区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們工人也都紛紛回到了林区。我回到林区的那一天，国家发给了棉衣、棉被、棉帽子、皮袜子、腿棚、手闷子。为了欢迎我們，当天中午厨房还做了大米飯、粉条燉猪肉。当我穿上新衣裳，吃到香噴噴的飯菜时，心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大干一場。开山以后，我在六十天当中，就采伐了一千二百立方米木材，相当于六个人一冬的生产量。一九四八年，我被选为林区的特等劳动模范，第二年春天，又被选为黑龙江省的特等劳动模范。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天夜里，我反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想，和我一起从家乡出来十八个人，死了十七个，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这条命也早就完了。想到这里，我全身觉着有使不完的勁，干起活来，簡直忘了什么叫累。

一九五二年，党送我到哈尔滨林区工人扫盲学校学习了三个月，使我这个一个大字不識的睜眼瞎子見了光明。現在，我不但能看报看书，还能写簡單的工作計劃、总结。以后，领导又送我到带岭林业局学习油鋸技术，經過一年多的